

李仙云/文

日当正午，炎炎烈日炙烤得河面水雾蒸腾，蝉鸣如嘶，行人在急慌慌赶路，蓦然望去，竟被道旁的紫薇花惊艳了双眸，这绚烂之夏花，在如火的骄阳暴晒下，开得紫气灼灼，娇艳绚丽。花儿一嘟噜一嘟噜傲绽枝头，那容华婉婉的妙曼之姿，在这七月流火的盛夏，尽显生命的华美与卓绝。

江南若觅清凉地，当属古韵悠悠的园林亭廊处，静伫细凝，紫薇柔枝蔓衍，枝头丛丛簇簇的盈盈花瓣，似仙子着层层打着褶皱的妙曼裙袂，在骄阳下清风里摇曳漫舞。一粒粒滚圆的花苞裹于花球间，似圆润的珠玉，苍雅盘虬的枝丫，一点点蜿蜒逶迤，繁密的花儿压得枝条弯腰下探，有的横枝斜逸飘入扇形的回廊窗牖处，衬在白墙幽窗间，如待字深宅的名门闺秀，在痴痴凝望她的紫薇郎。

古园清幽，花枝涌动，神思也游弋于大唐的丝纶阁，在九曲桥边潺潺流水中，眼前掠过如画一幕，紫薇令白居易寂寞地在日暮黄昏，独与他钟爱的紫薇花寂然以对，而那句看似清丽浪漫的佳句“紫薇花对紫薇郎，似一种妙合无垠的人与花语，胸中的怅然尽在相望无言中。”

那年，随友人一同游览紫薇植物园，抬眸的一瞬，爱花如痴的我，简直为花匠的独具匠心拍手称绝，各种紫薇树造型像一场视觉盛宴。傲然挺立的丹顶鹤，羽翼用藤条编织，极巧妙地将紫薇枝干嵌入其间，花枝含于鹤嘴，构成了一副奇妙的鹤衔紫薇图。花瓶造型的紫薇，更显喜庆贵气，胭脂色的花瓣缀满枝头，它们从瓶口像开屏的孔雀。

徐徐漫逸，藤蔓编成的丝线阁，在九曲桥边潺潺流水中，眼前掠过如画一幕，紫薇令白居易寂寞地在日暮黄昏，独与他钟爱的紫薇花寂然以对，而那句看似清丽浪漫的佳句“紫薇花对紫薇郎，似一种妙合无垠的人与花语，胸中的怅然尽在相望无言中。”

的镂空花瓶间，缀着一粒粒莹莹闪亮的珠子。地上落红一片，宛如铺了一层绒毯；不远处的一座紫薇凉亭，亭顶酷似皇冠，亭柱用紫薇光滑的树干支撑，亭盖则用紫薇花枝搭成飞檐翘角的六角花亭，一位妙龄女子在亭中拉着二胡，曲调婉转悠扬，那人与花儿共妖娆的柔媚旖旎，看得人不忍移步。

循暮色徜徉于湖边林下，绮丽绚烂的晚霞，映得河面波光潋滟，盛夏酷暑已是绿肥红瘦时，唯满塘荷花与缀满枝头的紫薇开得袅袅娉婷。一群顽童，像彩蝶般从滑滑梯上轻舞而下，飞奔着跑到紫薇树下挠痒痒，一句快看快看，树在笑呢让我驻足莞尔，这爪其本则枝叶俱动的怕痒痒树，它笑得花枝乱颤，不由得想起汪曾祺先生那句“简直像一大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”。这趣味的老先生说这繁得不得了的花，真是乱，乱红成阵，乱成一团，也乱得姗姗可爱，莹莹清秀。

在这炎炎炙人的盛夏，热浪翻涌，鸟儿都栖凉木躲于浓荫深处，萋萋草木被灼晒得蔫头耷脑，最是那凌空向日开来繁盛靓丽的紫薇花，把浓情夏日倾情装扮。冬有腊梅夏有紫薇，皆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凛然风骨与清贵傲然之气。

一直以为，父亲是铁打的，不会生病，他像一棵永远不老的树，庇护着我们成长。可最近，一向坚毅的父亲却病倒了。我们几个子女回去看他，父亲躺在床上，痛得蜷着身体，尽量不发出声来。他脸色苍白，头发全部汗湿。即使如此，他还一次次地催我们早点回家，不能耽误工作。印象里，我从没见过父亲这么无助过。

那一次，我们没听他的话。我拿来热毛巾，敷在父亲额头上，给父亲洗了脸，看着那乱蓬蓬的花白胡须和深陷的双眼，我感觉喉咙像有什么东西哽住了一样，眼眶也湿润了起来。

睡着的父亲没有我记忆中那么高大，他像一个熟睡的孩子一样。我不禁感慨，我还这么年轻，父亲已经这么老了。我和衣躺在父亲身边，双眼望着天花板，脸颊湿湿的，有泪水滑过的痕迹。

父亲住院的这些日子，我和妻子轮流去照顾，孩子也经常去陪父亲聊天。父亲放下了自己的面子，一切听我们的安排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听他的话一样。我陪着父亲说了很多话，有时一聊就是大半夜。

每天，我都要给父亲洗澡。父亲的头发大半已变白，黝黑的手青筋条条凸出，像一条条青黑色的蚯蚓一样显眼。由于风湿，手指关节已经轻微变形。父亲双脚脚底的茧又粗又厚，呈暗黄色。可以想象，父亲的这双脚走过多少路，被多少锐石荆棘扎过，才形成这么厚的一层茧。总以为父亲像铁一样，没想到有一天父亲会老得那么快。当我们从幼苗长成大树，父母这棵树就会老、会病。我们要做的是，趁他们还健在，多陪伴他们，因为陪伴就是最好的孝道。

紫薇灼灼迎骄阳

马庆民/文

夏日看云

也想不明白云自何处来，也不知云会飘向何处去。

后来读的书多了，看云，不在乎它像什么，只想通过看云预测风雨；后来背的诗多了，看云，便艳羡起天平山上白云泉，云自无心水自闲的了无挂碍，更神往白云满地无人扫的悠闲从容、无拘无束的静谧美好。

其实看云如人生流年，同样的云，不同年龄，看云的心境也不一样。少年看云，就像从缝隙中看天上的云，看的是童趣和惊喜；中年看云，就像在庭院中观赏云一样，看的是风雨和得失；老年看云，就像在山顶上观看云一样，看的是心境和人生。

我就简单的多了，看云就是看云，与形状无关，与心情无关，与风雨无关。仰望时，只有自由自在的云，和那个可以陪自己一起看云的人。

炎炎夏日，奔波忙碌于快节奏里的人啊，难免心浮气躁。其实不妨尝试着适时停下来，多抬头看看那天边的云，看看云卷云舒的怡然自得，看看云嬉风的洒脱与清丽；它们慢慢飘过，飘过的是惊喜，是恬淡，亦或是安然；那份悠闲自在，那份逍遥快活，是一种视觉与心灵的享受，就好像一幅画、一朵花，总会不经意间在心底留下一道淡淡的风景。

看得久了，也就自然会明白一些道理，比如，平淡是真，简单是美，平安是福。

看着看着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莫名地变成了一朵云。其实做云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正如白落梅说的：就让我做一剪闲云吧，没有来处，不知归途，在寥廓的苍穹飘荡。

在我看来，即使做不成云，也该拥有一颗云一样的心：清净淡然，随风舒卷，闲适淡定。

绝处逢生第二十章

质疑辨惑（上）

(上接7月27日8版《推心置腹（下）》)

江鑫荣/文

在薛承的办公室，他和叶亦双面对面坐着，两个人并未说话。他们的眼神都停留在不同的物体上，显得表情呆滞。

一个小时前，公司开了个会，这是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会议。参与会议的人员并不多，都是这次竞标所涉及的人员。在会上，薛承大发雷霆。招标的失败，令他无法释怀，他想不通这个唾手可得的工程，怎么会轻易就被别人抢走了，还是被最大的竞争对手给截走了。对他而言，这简直是个奇耻大辱。连续两个项目失利，就像被人当众扇了两个巴掌，他的心里产生了极为复杂的情绪，痛苦、羞耻、愤恨。

少顷，薛承把眼神从冒热气的茶杯上，转移到叶亦双的身上，不经意间，两人四目以对。这次的失败，不是败在我们准备不足，而是败在我们保密不足。

叶亦双吃了一惊：你是说，有人泄露了我们的竞标材料？

难道不是吗？他低吼道：肯定是窃取了公司的机密！

如此说来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。叶亦双压低声音，努力保持镇定。

薛承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表情显得无可奈何。不仅是竞标资料被他们给窃取了，恐怕连我们手上的几个工程都被他们派人给搅和了。

为什么这么说？叶亦双忍不住紧张起来。

那天我正准备前往竞标会场，突然就从会展中心传来打架斗殴的事情，怎么会这么凑巧？看似巧合，但把事情结合到一块就不那么简单了！薛承定定地说。

你的意思是，整件事情都

有人故意安排的吗？从工人们发生矛盾，到演变成群

体性斗殴事件，全部

被人操控了吗？叶

亦双听完他的推

理，头皮一

阵酥麻，

细思极

恐。

绝对是的！薛承斩钉截铁地说：我刚开始以为这只是工人之间的小矛盾。毕竟天气炎热，性子难免会毛躁起来，假如有一方出言不逊，必会引来一场争执。但是，随后又从你那边传来失利的消息，让我诧异万分，我的缺席和竞标失败有直接关系，未免太凑巧了。

叶亦双惊叹一声，忍不住提高声音，这种手段很熟悉，就跟上次的竞标事件如出一辙啊。

不错！他们是在故伎重演，对我们又要这种声东击西的手段了。薛承握紧拳头，脖子上青筋暴涨，一脸憎恨。

真够阴险的！叶亦双愤怒地说。

他们还是得逞了！薛承满脸懊悔。

叶亦双沮丧地说：就算他们有通天的本事，但又何苦呢？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很正常吗？干吗非要弄得如此复杂，非要置人于死地呢？

薛承冷冷地说：这些人哪有职业道德可言，他们就是恶魔，丧心病狂！

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我不相信他们能够只手遮天！叶亦双一脸愤慨。

当然由不得他们胡作非为，只要纪凡那边进展顺利，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。薛承笃定地说。

然而，纪凡自从提供过一次线索后就再无后续消息，叶亦双看似平静的外表下，早已焦虑万分。等待，一个没有期限的等待，对她而言是最痛苦的折磨。她理理麻乱的心绪，语气平静地问：薛哥，你看还要多久才会水落石出？对手现在越来越嚣张，我们越来越被动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公司不仅拿不到工程，可能连祁阳都待不下去了。假如连这里也容不下我们，那我们就走投无路了。

叶亦双说得很伤感，说到后面差不多有些颤抖，她的话犹如一道闪电，狠狠击中了薛承，令他有种窒息的感觉。她的忧虑何尝不是他的顾虑，他十分焦急，十分无助，他回想起这几年的经历，可以用万险千阻来形容，自从叶宏远去世后，他已经今不如昔，曾经耀眼的光环也逐渐褪去。他一步一步走来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好不容易打下现有的基础，他又岂会甘心毁于他人之手。薛承射出冰寒的眼神，冷冷地说：我会奉陪到底，哪怕豁出这条命！

叶亦双受他情感的影响，心境慢慢平复下来，轻声问：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等！就等一个机会！

等。叶亦双点点头，当她看到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不知道该不该追问道，总之，他是她在

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，她信任他，也期待他口中说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江南古镇忆新河（二）

李兆建/文

重。戚继光曾转战台州各地，率

领戚家军取得台州抗倭九战九捷的大

胜。在我小时候，就听说过各种戚继光抗

倭的故事。在新河北门街原文化馆内，就保存

有南塘戚公奏捷实记的石刻，属于浙江省重

点保护文物，现已被迁至位于披云山下的戚继光纪念

馆内了。据史载，张元勋16岁随戚继光抗倭，转战浙

江、福建、广东，后晋升都督。万历六年（1580）以身体

有疾为由辞官回归新河故里。他虽然是一名武将，但自幼

喜欢读书，15岁便考中秀才，致仕后种竹养鱼，自号逍遙

道人，于明万历年间创建文笔塔。文笔塔是温岭仅存的两

座古塔之一，殊为难得。我不知道，当年张元勋建这座文

笔塔时是否进行过风水堪舆，但新河中学培养了不少各个

领域的顶级人才，那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
如园是为纪念后来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叶如兆先生而命

名的。如园并不大，但尽显江南园林的特色，怪石林立，

峭壁如屏，亭台山水，楼阁轩榭，树木葱茏。园内有一眼

泉水，名为慧泉。在整个新河区域内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找

不到一处泉水，唯有如园之内有慧泉，甚是为奇。也有好

事人猜测这是掘出的水井。这种猜测实伤大雅，还是不理

它为佳。如园的山崖峭壁之上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摩崖石

刻，尽显其厚实的文化底蕴。

新河镇是温岭最具有文化底蕴的乡镇之一。我以

为，这所学校就是其最为出色的金名片之一。它们使得

新河古老历史的悠悠文脉在书声琅琅中得以代代传承。

但直至今天似乎并没多少人认识到它们所蕴含的内在

在吉普岙看海

赵文斌/文

如果你足够沉默，一定有大海

在为你提供无限喧嚣的可能性

如果你足够安静，一定有另一个人

在不远处替你分担内心的沸腾

因此，在吉普岙你可以

心无旁骛地看海，解读海鸟自信飞翔

可以那么认真地发呆

那么长久地伫立在动与静之间

终于响起一个微信视频弹窗

你举起手机，点开屏幕并响亮回答

你正勇敢地爱上一个男人

他叫吉普岙，有大海般辽阔的疆域